群經平議

羣經平議卷十八

德清俞樾

大戴禮記二

闇昏忽之意　五帝德

王氏念孫曰闇昏忽之意不辭昏字葢盧注之誤入正文者家語正作闇忽之意

樾謹按昏乃䀹字之誤說文目部䀹尙冥也史記司馬相如傳䀹爽闇昧此以闇䀹連文義正相近古字䀹忽通用漢書揚雄傳贊時人皆䀹之䀹卽忽也大戴原文本作闇䀹之意家語作闇忽之意文異而義

同者誤為昏學者據家語校正作忽而傳寫兩存之遂爲闇昏忽矣王氏以昏字爲盧注之誤入正文者非是

東至于蟠木

孔氏補注曰海外經曰東海中有山焉名曰度索上有大桃樹屈蟠三千里裴駰謂蟠木即此也

樾謹按蟠木即榑木也淮南時則篇榑木之地高注曰榑木榑桑呂氏春秋求人篇禹東至榑木之地此云東至于蟠木文與彼同蟠與榑一聲之轉耳荀子富國篇則國安于盤石楊注曰盤石盤薄大石也榑

木猶盤石竝取盤薄之義文選海賦注引𥳑類曰磐大石也說文無磐字而有槃字實皆後出之字以其言石故字從石以其言木故字從木耳此作蟠者𢷬與槃通槃木字通作蟠猶磐石字通作盤也東方者春盛德在木故有槃游之大木必以度索桃樹實之鑿矣

其服也士

孔氏補注曰服士之服尚質儉也

樾謹按天子與士不得同服孔說非也士當讀爲事上句云其動也時言順其時也此句云其服也事言

順其事也祭祀軍旅田獵之類各有當服之服服從其事是謂其服也事士與事通論語雖執鞭之士鹽鐵論貧富篇作雖執鞭之事荀子致仕篇然後士其刑賞而還與之楊注曰士當爲事詩褰裳篇東山篇祈父篇桓篇毛傳並曰士事也是士與事聲近義通之證

南撫交阯大教

孔氏補注曰大大人汙茲氏之國也教教民也其爲人黑山海經有焉

樾謹按大教即大交也通鑑前編引書大傳中祀大

郊與秋祀柳谷冬祀幽都對文鄭注曰南郊稱大郊書曰宅南郊也然則大郊爲南方之地猶柳谷爲西方之地幽都爲北方之地也此作大教者教與郊聲近孟子滕文公篇校者教也郊之爲教猶校之爲教矣孔氏以大人教民釋之非是

黃帝娶于西陵氏之子謂之嫘祖氏產青陽及昌意帝繫

王氏引之曰氏產青陽之氏讀爲是古書是字多作氏說見惠氏儀禮古義後凡氏產二字相連者放此又下文昆吾者衛氏也以下六氏字亦放此

樾謹按上文有是爲帝嚳是爲帝堯諸是字下文有是爲昆吾是爲參胡諸是字本篇是字十一見並不㠯氏爲之何以是產之是必㠯氏爲之乎王說非也此仍當以氏字上讀謂之嫘祖氏與下文謂之昌濮氏謂之女祿氏謂之高緺氏謂之女隤氏句法一律蓋古人自有此稱若從王說以氏字下讀則下文帝堯娶于散宜氏之子謂之女皇氏帝舜娶于帝堯之子謂之女匽氏皆不言其所產此二氏字將何屬乎可知其非矣下文昆吾者衞氏也六氏字戴氏震亦疑其不可通謂當從世本作是孔氏補注曰氏是也

今按此文所稱衞氏韓氏彭氏鄭氏邾氏楚氏猶上文言西陵氏蜀山氏也西陵蜀山皆國名而以氏稱之然則衞韓之屬亦皆國名豈不可以氏稱乎勸學篇蘭氏之根懷氏之苞孔注曰氏語詞誠如此解則篇中諸氏字皆可通矣不必改讀也

帝嚳卜其四妃之子而皆有天下

樾謹按此本作皆而有天下而能古通用皆而有天下者言皆能有天下也後人不達而字之義誤移之皆字之上則義不可通禮記檀弓及詩生民篇正義引此文竝刪去而字矣

失言勿踦 子張問入官

盧注曰踦邪也出言既失勿為邪途以成之

樾謹按失言勿邪義不可通盧說非也踦當為倚僖二十三年公羊傳匹馬隻輪無反者何注曰隻踦也穀梁傳作匹馬倚輪無反者是踦與倚古字通說文人部倚依也老子禍兮福所倚注曰倚因也然則倚有因依之義謂過失之言勿更因依之以為說也

且夫忿數者獄之所由生也

樾謹按此數字當讀如范宣子親數之朝之數忿怒而數責人過此獄之所由生也盧按云數疑敷字之

誤孔補注云數音促數之數均未得其旨

量之無狡民之辭

盧注曰狡害也恆言無害也

樾謹按狡當讀爲校校之言校量也上文曰臨之無抗民之志勝之無犯民之言此文曰量之無校民之辭三句文義一律臨之則似乎抗之矣而無抗民之志勝之則似乎犯之矣而無犯民之言量之則似乎校之矣而無校民之辭所以身安譽至也盧注未得

憫悅者情之道也

盧注曰言調悅者治人情之道也

樾謹按如盧注必增出治字於義方足殆非也道當爲首上句曰躬行者政之始也此句曰調悅者情之首也兩句一律言政以躬行爲始情以調悅爲首也古字首與道通周書芮良夫篇予小臣良夫稽道羣書治要作稽首史記秦始皇紀追首高明索隱曰會稽刻石文首作道並古人段道爲首之證

邇臣便辟不正廉而羣臣服汙矣

盧注曰服事也汙濫也

樾謹按事汙之語不可通服當爲僕聲之誤也上文曰邇臣便辟者羣臣僕之倫也故此文曰邇臣便辟

不正廉而羣臣僕汙矣正承上文而言盧據誤本作注失于訂正

司會均入以爲耡_{盛德}

樾謹按均入二字盧注無解其義亦不可曉疑均入當作均人字之誤也天官之司會主天下之大計地官之均人主平土地之力政其職並重故並言之

以之禮則國定

孔氏補注曰按下文貧則飭司空此爲對文似定當作富字形之誤也

樾謹按定與富雖皆從宀然字形絕不相似無緣致

誤定疑當爲足此云以之禮則國足故下文云貧則飭司空也必謂貧宜與富對失之拘矣

以財投長曰貸

樾謹按貸字義不可通乃貨字之誤尚書呂刑說五過之疵有曰惟貨者卽此是矣上文曰利辭以亂屬曰讒讒之與貨古人竝戒之中庸去讒賤貨是也貨貸形似因而致誤或謂貸讀爲慝古書雖多以讒慝竝言者然與以財投長之義不合不可從也

陳刑制辟以追國民之不率上敎者

孔氏補注曰追窮捕之也

樾謹按周官追師職鄭注曰追猶治也詩云追琢其璋賈疏云引詩追琢其璋者證追是治玉石之名蓋治玉石謂之追故追有治義追國民之不率上教謂治其不率者也孔以窮捕釋之非是

臣願君之立知而以觀聞也 四代

孔氏補注曰言公不能行但可守其所知以觀其所聞

樾謹按知猶見也呂氏春秋自知篇文侯不說知於顏色高注曰知猶見也此文以知與聞對猶以見與聞對所知者謂近者也所聞者謂遠者也立知而以

觀閒猶言左近而以觀遠孔氏未得其義

於時雞三號以興庶虞庶虞勳𢧵征作

樾謹按庶虞二字不當疊虞者衍文也於時雞三號以興七字爲句興即謂雞也雞夜而伏晨而興故曰三號以興也學者誤讀以興庶虞爲句遂重出庶虞字耳楊氏大訓本庶虞字不疊當據以訂正

願富不久妨於政

孔氏補注曰不久無恆也

樾謹按無恆之義與願富不屬孔說非也久當讀爲次說文㐅部次貧病也廣雅釋詁次貧也是次有貧

義故與富爲對文詩召旻篇維昔之富不如時維今之疚不如茲釋文曰疚字或作灾是其證也願富不灾謂願常富而不貧也

肯有虞戴德何以虞戴德

孔氏補注曰問民戴舜之德何以致之

樾謹按此言有虞之戴德非言民戴有虞之德也孔注誤矣戴當讀爲載古字通用詩絲衣篇載弁俅俅爾雅釋言注引作戴弁俅俅禮記郊特牲篇戴冕璪釋文曰戴本亦作戴並其證也載德何以與四代篇載事何以文法一律孔氏彼注曰載行也載德何以

亦謂行德何以也下文曰探慮何及高舉安取竝以

舜言不以民言可知孔注之非矣

有臣不事君必刄

孔氏補注曰刄殺也

樾謹按訓刄爲殺於義未安刄當爲忍詩將仲子篇

毛傳還忍之木抑篇鄭箋柔忍之木釋文竝曰忍本

作刄葢忍從刄聲古文以聲爲主故或卽以刄爲之

必刄卽必忍所謂人將忍君也上文云有子不事父

不順此云有臣不事君必忍不順與必忍語有輕重

而大意畧同若以本字讀之而訓爲殺則與上句不

倫矣

堅物

繼謹按堅乃畫字之誤物者射時所立處也畫物即大射儀所謂若丹若墨度物而午者也字誤爲堅義不可通楊氏大訓本又改爲豎物畫于地非豎立于地也安得言豎臧孔氏補注從楊氏作豎遂訓物爲獲旌按鄉射記旌各以其物鄭注曰襍帛爲物大夫士之所建也此文言天子射宮之事不當建物

以此怨省而亂不作也諸本

繼謹按以此常作此以千乘篇曰此以怨省而亂不

作也與此篇文同今作以此此者傳寫誤到之耳楊氏大訓本不誤可據以訂正

在國統民如怨在家撫官而國

孔氏補注曰如而也而如也君統民而能恕大夫撫私臣如在國

樾謹按孔以下而字爲如字是也以上如字爲而字非也上如字乃本字下而字爲如之叚字孟子離婁篇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上句用如字下句用而字正與此同恕當爲帑字之誤也禮記中庸篇樂爾妻帑鄭注曰古者謂子孫曰帑統民如帑猶言

愛民如子也[illegible]誤作恕因并如字之解而失之且與
下句義不一律矣

川谷不處

樾謹按處乃虛字之誤上文云川澤不竭此文云川谷不虛虛與竭同義淮南子說林篇川竭而谷虛高注曰虛無水也是其義也虛處形近因而致誤荀子大略篇仁非其里而虛之非禮也虛乃處字之誤楊注讀爲居非也此虛字誤爲處彼處字誤爲虛正可互證

雜出服

孔氏補注曰服馬也圖書靈異之物不必河恆出馬

雒恆出龜故於雒言服亦互見之

樾謹按孔注乃出說也洪氏頤煊孔子三朝記注曰

服讀爲負謂神龜負文以出義亦未安今按服從𠬝

𠬝從卩又卩事之制也故鄭君制字子服是服有法制

之義呂氏春秋樂成篇鄒有服高注曰服法也今

誤於法下衍服字義不可通辯見諸子平議此云雒

出服猶云雒出法也漢書五行志曰禹治洪水賜雒

書法而陳之洪範是也此即雒出法之義說者不知

服之爲法故失其解矣

其老觀其意憲愼 文王官人

孔氏補注曰憲法也學記曰發慮憲

樾謹按學記以發慮憲求善良爲對文良猶善也則憲猶慮也原憲字子思是憲有思義故義與慮同此云其意憲愼者言其意思愼也周書官人篇曰其老者觀其思愼可證此文意憲之義若訓憲爲法則兩字不倫矣

二曰方與之言以觀其志志殷如淺

樾謹按方與之言以觀其志八字當在此之謂觀誠也之上志殷如淺句上當有其字說詳周書

喜怒以物而變易知

樾謹按知字當在變易之上知讀爲志禮記緇衣篇爲上可望而知也爲下可述而志也鄭注曰志猶知也此經云喜怒以物而知變易煩亂之而志不裕知志互用正與彼同彼志猶知也此知猶志也學者不解知字之義誤移於變易之下則義不可通周書官人篇作喜怒以物而心變易心亦猶志也以周書句法證之可見此文之誤

埶之以物而遬決

樾謹按埶之以物義不可通埶當爲褻漢書陳湯傳

傳褻顏執服師古注曰執讀曰慹是其例也說文心部慹怖也怖卽今怖字慹之以物猶怖之以物與下句驚之以卒文義一律

雖欲故之中色不聽也

盧注曰言雖欲故隱之於中而無奈色見於外

樾謹按盧讀中字絶句是也惟故字尙未得其解故與固通史記魯周公世家齊於固實徐廣曰固一作故儀禮士昏禮記某固敬具以須白虎通嫁娶篇作某故敬具以須論語子罕篇固天縱之將聖論衡知實篇作故天縱之將聖並其證也漢書楊雄傳師古

注曰固閉也呂氏春秋音律篇黃鐘之月土事無作愼無發蓋以固天閉地是固與閉同義雖欲固之中猶言雖欲閉之中也周書官人篇故作改乃字之誤朱氏右曾作周書集訓遂讀雖欲改之爲句中色弗聽爲句中色二字於義難通矣

小讓而好大事

樾謹按事當作爭玉篇妥部爭下有古文爭小讓而好大爭卽小讓而好大爭也周書作小讓而爭大是其證學者尟見爭字因改爲事耳

分白其名以私其身

樾謹按此當作白分其名以私其身白非黑白之白乃自字也說文白部曰白此亦自字也百字從白古文作百從自是白自同字白分其名即自分其名學者不識白字而誤移之分字之下失之矣周書作自以名私其身雖字句小異而正作自字可以爲證

明知賢可以徵與左右不同而交交必重已

盧注曰言知其賢而不與交交必取其重已者也

樾謹按而交當作不交明知賢可以徵與左右不同不交正注所謂知其賢而不與交也若如今本則與注義不合矣而不形似往往致誤說見曾子立事篇

微忽之言

盧注曰謂微細及忽然之語

樾謹按忽亦微也孫子算經曰蠶所吐絲爲忽十忽爲秒是忽乃一絲之名物之至微者字亦作總廣雅釋詁𠬝總微也曹憲音忽是總卽忽也漢書律厤志曰無有忽微此云微忽猶彼云忽微二字一義盧注失之

人有六徵六徵旣成以觀九用九用旣立

樾謹按以觀九用之下卽當繼以一曰取平仁而有慮者二曰取慈惠而有理者云云於文方合如下文

九用有徵乃任七屬卽繼以一曰國則任貫二曰鄉則任貞云云是其例也九用既立四字當在下文此之謂九用也之下傳寫者誤移于此則文氣隔絶矣

脯醢陳于房中　諸侯遷廟

盧注曰房西房也諸侯左右房也

汪氏中大戴禮記正誤房東房也晉孫按各本東房作西房戴氏文集曰西字別本或作曰或作由據禮訂之當作東房先君校正此字與戴合

樾謹按盧氏以此經言諸侯之禮故以房爲西房又申說之曰諸侯左右房也正見其與他經言士大夫

之禮不同若作東房則無庸申說矣荀子正論篇曰執薦者百人侍西房楊注曰薦謂薦陳之物籩豆之屬也然則脯醢當在西房古書自有明文足證戴氏汪氏改西爲東之謬

卿大夫有司執事者皆出廟門告事畢乃曰擇日而祭焉

樾謹按告事畢下文行奪誤當作君曰諾乃擇日而祭焉下篇諸侯釁廟禮宗人曰釁某廟事畢君曰諾即其例也今本奪君字諾字而乃字又誤移曰字之上則義不可通矣

是故昔者先王學齊大道以觀於政 小辨

洪氏頤煊孔子三朝記注曰齊同也

樾謹按齊當讀爲濟下文曰如此猶恐不濟奈何其小辨乎洪注曰濟成也然則學濟大道者學成大道也上下文義相應濟之與濟古字通耳不當以齊同釋之

爾雅以觀於古足以辨言矣

盧注曰爾近也謂依於雅頌孔子曰詩可以言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鳥獸草木之名也 孔氏補注曰爾雅即今爾雅書也釋詁一篇周公所作

詁者古也所以詁訓言語通古今之殊異故足以辨言

樾謹按上文云循弦以觀於樂足以辨風矣循弦者循乎弦也則爾雅者爾乎雅也不得以爾雅為書名孔說非也盧注訓依乎雅頌則是觀樂辨風之事而非觀古辨言之事矣其說亦未盡得今按雅之言故也史記高帝本紀雅不欲屬沛公集解引服虔曰雅故也漢書張禹傳忽忘雅素是雅與素同素亦猶故也方言舊書雅記是雅與舊同舊亦猶故也孟子曰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

而致也爾雅以觀於古者即此義謂欲觀於古者當依乎故以求之也若謂依乎雅頌失其義矣至爾雅一書其名義即取之此爾雅猶言近古也釋名釋典藝曰爾呢也呢近也雅義也義正也五方之言不同皆以近正爲主也張晏漢書注亦云爾近也雅正也恐非古人命名之旨

禮樂而力忠信其君其習可乎

樾謹按君其習三字當在禮樂之上其文曰君其習禮樂而力忠信其可乎傳寫者誤移君其習三字而誤補之其字之下義不可通楊氏大訓本遂於禮樂上

加行字以足其句而孔本從之誤也

禮樂不行而幼風是御 用長

盧注曰任童幼之人使專政

樾謹按上文已言疎遠國老幼色是與矣彼對國老言此對禮樂言則兩幼字文同義異且童幼之人亦不得謂之幼風盧注非也洪氏三朝記注曰幼風謂幼眇之樂漢書曰每聞幼眇之聲不知涕流之橫集即所謂靡靡之音也御陳也今按洪說得之矣而有未盡者幼當讀爲幽詩志篇曰幽幼也史記厤書亦曰幽者幼也是幽與幼聲近義通禮記玉藻篇再命

赤救幽衡鄒注曰幽讀爲黝然則幼之讀爲幽猶幽之讀爲黝也是故幼眇卽幽眇也幽風者幽眇之風也風者聲也風之所至必有聲故曰風聲文六年左傳樹之風聲是也因而古人卽謂聲爲風管子宙合篇君失音則風律必流風律卽聲律也輕重己篇吹塤篪之風猶言塤篪之聲也淮南原道篇結激楚之遺風高注曰遺風猶餘聲

昔堯取人以狀舜取人以色禹取人以言湯取人以聲文王取人以度此四代五王之取人以治天下如此少閒

盧注曰四代謙文距殷或曰文王取人以度四代謂

兼之也

樾謹按據注則四代上無此字自堯至文謂之四代者葢堯舜合爲一代也孔子删書而堯典舜典同謂之虞書是其證矣盧說不了所引或說以四代上屬更失其讀

作宮室高臺汙池土察以民爲虐

盧注曰汙窪也察深也言洞地爲池也　孔氏補注曰察之字從宀土察葢扃室之屬與

樾謹按盧說固非孔說更爲無據疑土察二字不連上讀作宮室高臺汙池其文已足土察當爲土烝說

文丰部丰艸蔡也象艸生之散亂也讀若介哀元年左傳以民爲土芥芥卽丰字因丰讀如介故卽以介爲之而又叚用從艸之芥耳此文言土察猶彼文言土芥也察者蔡之叚字猶芥者丰之叚字也疑大戴原文本作以民爲土察猶云以民爲土芥也以民爲三字傳寫倒奪而校補者誤著之土察二字之下則文不成義遂據下文說紂事有以爲民虐之文臆增虐字不知以爲民虐文義可通以民爲虐文義不可通卽此知非戴記原文矣

以客事天子

盧注曰客事天子謂忍而臣之也

樾謹按據盧注則客乃容字之誤盧注忍而臣之蓋取容忍之義洪氏頤煊謂客當作愙愙敬也於義雖通然恐非盧氏所見之舊

水土未絪

盧注曰絪猶亂緈詩外傳陰陽相勝氣殽絪氳也

樾謹按盧說迂曲殆非也絪當讀爲垔說文土部垔塞也尚書曰鯀垔洪水字亦作堙襄二十五年左傳井堙木刊國語周語隨高堙卑杜韋注並曰堙塞也此文叚絪為垔者絪從因聲與垔聲相近煙之或體

作烟卽其例矣水土米與謂水土猶米與粢也

糟者猶糟實者猶實玉者猶玉血者猶血酒者猶酒

㦤謹按酒者猶酒句當在糟者猶糟之下二語相對

成文糟濁而酒淸也玉者猶玉血者猶血二語亦相

對成文玉白而血赤也山海經南山經佘者之山有

木名白㭨可以血玉然則玉者本色血者染色古有

此語故以爲對文耳實者自實句或別有對文而今

闕之或衍句也自千乘以下七篇爲孔子三朝記傳

寫舛譌視餘篇尤甚故學者多不能讀往往失其解

矣

與之大射以考其習禮樂而觀其德行 朝事

樾謹按習字衍文也考其禮樂觀其德行相對成文不應有習字蓋涉下文而衍

賓而禮之三饗三食三宴以與之習立禮樂

樾謹按習立禮樂當作習其禮樂與上文考其禮樂文義一律其字古文作亣見玉篇後人不識古文因誤加一畫於下而成立字矣王氏念孫竟以立爲衍文非是

禮樂謂之益習德行謂之益脩

樾謹按謂之卽爲之也謂爲古通用說見王氏引之

釋傳釋詞孔氏從高安本竟改作爲義則是而古字亾矣少閒篇何謂其不同也何謂卽何爲也孔氏亦從俗本作爲失與此同德州盧氏本尚未誤

歸服以教諸侯之福

念孫按教當作效字之誤也襄二十七年左傳使諸侯僞效烏餘之封者杜注曰效致也又昭二十六年傳宣王有志而後效官正義曰效者致與之義歸服所以致福於諸侯故曰以效諸侯之福也周禮大行人職作以交諸侯之福交亦當爲效

致會以補諸侯之災

樾謹按汪氏中大戴記正誤作致禬非也此字實當作會周禮大宗伯職以禬禮哀圍敗鄭注曰同盟者會合財貨以更其所喪春秋襄三十年冬會于澶淵宋裁故是其類賈疏曰必知禬是會合財貨非會諸侯之兵救之者若會合兵當在軍禮之中故知此禬是會合財貨以濟之也合彼疏以觀之則鄭孔所據經文作會不作禬可知矣因會禮連文禮字從示遂幷會字而亦誤從示於是大行人職之致會小行人職之犒會並誤爲禬矣說詳周禮此記致會正其本字下文云師役則令槁禬之會字從示後人據周禮

改之也汪氏以不誤爲誤失之矣

有勝則司射以其算告　投壺

戴氏震東原集曰以其算告當從袁氏本作許

樾謹按投壺與射禮同儀禮鄉射禮曰釋獲者遂進取賢獲執以升自西階盡階不升堂告于賓大射儀曰釋算者遂進取賢獲執之由阼階下北面告于公鄭注竝曰賢獲勝黨之算也此記曰有勝則司射以其算告其字指勝者而言然則其算即勝黨之算所謂賢獲是也禮記投壺篇誤作遂以奇算告此乃小戴之誤文說詳禮記而袁氏本遂據以改大戴夫既

以奇算告何以所告之辭又曰賢若干純乎且使勝
黨之算有純而無奇則將何執乎可知奚本之非矣

矢八分

孔氏補注曰八分矢圍徑也

樾謹按下文云矢以栢若棘無去其皮大七分與此
文義涉兩歧孔氏云大七分者似謂室中五扶之矢
然室中與堂上庭下矢有長短而圍徑不異禮記投
壺篇鄭注曰舊說矢大七分而不言有八分者然則
孔說非也今按下文言矢大七分而此文不云矢大
八分則非謂圍徑可知矣八分當作八刎字之誤也

勿讀為物古字通用尙書立政篇時則勿有閒之論衡譴告篇作時則物有閒之莊子天道篇中心物愷釋文曰物本亦作勿是其證也矢八物堂上七扶室中五扶庭下九扶猶周官稾人所謂矢八物皆三等也賈疏曰葢據長短為三等法此文七扶五扶九扶亦是據長短為三等三等之義既同八物之義亦當不異卽司弓矢之八矢曰枉矢絜矢殺矢鍭矢矰矢茀矢恆矢痺矢者是也葢拔讀本與射同故矢之制亦如之而有八物八物之名雖不必竟與司弓矢之八矢合要亦略近之矣古文叚勿為物而勿又誤作

殄遂使古制不傳惜哉

天子擬焉公冠

孔氏補注曰天盧本作太以下注推之近是樾謹按下文云太子與庶子其冠皆自爲主注云重言太子誤也故盧本改此文天子爲太子以合盧注重言之說而孔氏亦以爲然其實非也天子擬焉謂天子冠禮與公同也下云太子與庶子其冠皆自爲主即蒙天子而言乃天子之太子與庶子也自爲主者天子尊故不爲之主而冠者自爲主也盧氏誤以爲諸侯之太子與庶子然則自爲主曰主侯自主之

此大不然據上文公冠自爲主自字指冠者而言之然則此云自爲主文與彼同亦指冠者而言之明矣若從盧說則是冠者之父也冠者之父爲主豈可云自爲主乎說苑修文篇所載無此句而有云諸侯太子庶子冠公爲主今按兩文相輔其義方足彼明言諸侯太子庶子冠公爲主則知天子之太子庶子冠王不爲主矣疑此文當云天子擬焉太子與庶子其冠皆自爲主諸侯太子庶子冠公爲主如此則於義爲備而文亦明矣傳寫倒闕耳

爾於將

樾謹按小辨篇曰社稷之主愛日嘗時與愛日同義王肅家語注訓嘗爲愛是也以爲不奪民時則失其旨矣

推遠稚兔之幼志

盧注曰兒猶弱也

樾謹按兒當爲䨲蓋壞字也爾雅釋獸兔子嬎郭注曰俗呼曰䨲釋文曰䨲字林云兔子也乃但乃侯二反然則此字從兔需聲兔之小者謂之䨲猶人之稚者謂之孺也此云推遠稚䨲之幼志蓋叚䨲爲孺耳劉昭注續漢志引博物志載此辭云推遠沖孺之幼

志字正作穩可證

合於八十也术命

樾謹按上文合於三也不言三十合於五也不言五十皆因此文有十字而省也古書自有此例堯典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因下句有載字而上兩句皆不言載孟子滕文公篇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因下句有畝字而上兩句皆不言畝並其例也孔氏本作合於八也删去十字蓋未達古書之義例亦足見古書之難于輕改矣

識其文之變也其文變也

盧注曰機危也謂二禮動行九事皆有其文毎變不同也

機謹按盧訓機爲危文不成義矣機當作幾古書每以幾爲豈字荀子榮辱篇曰幾直夫芻豢稻粱之縣糟糠爾哉又曰幾不甚善矣哉大略篇曰幾爲知計哉楊倞注曰幾讀爲豈史記縣衍傳人相我當刑而王幾是乎徐廣曰幾一作豈豈其證也幾其文之變也猶曰豈其文之變邪古書也邪字通用陸德明經典釋文序所謂如而靡異邪也弗殊是也此兩句乃自爲問答之辭豈其文之變邪其文變也文義正相

應因叚幾爲豈叚也爲邪而幾字又從木作機於是
其義雖通孔氏遂疑其文變也四字爲衍文矣
是故女及日乎閨門之內
孔氏補注曰及日猶終日
樾謹按及卽終字之誤說文終古文作𠔃隸變作夂
與及字相似學者罕見夂字因臆改爲及耳
不順父母去爲其逆德也
樾謹按去字衍文也上文說婦有七去故曰不順父
母去此申說七去之義則但曰不順父母爲其逆德
也不必更有去字矣下文無子爲其絕世也淫爲其

亂族也妒爲其亂家也有惡疾爲其不可與共粢盛也口多言爲其離親也盜竊爲其反義也玆無去字可證此去字之衍

是故堅土之人肥虛土之人大沙土之人細易本命

盧注曰肥者冢地堅實大者冢地虛縱也沙土竇薄乃細　王氏念孫曰此當依淮南子作堅土之人剛弱土之人肥爐土之人大沙土之人細今本堅土之人下脫去剛弱土之人五字爐字又譌作虛則義不可通盧注皆誤

樾謹按王說是矣而未盡也堅土弱土相對肥與剛

則不相對而轉與盧土之人大其義相混矣疑肥字乃脃字之誤廣雅釋詁脆弱也脆卽脃之俗體弱土之人脃與堅土之人剛正相對成文家語執轡篇作堅土之人剛弱土之人柔王氏謂柔字爲王肅所改然惟本是脃字故肅改作柔若本是肥字肅何得以柔字易之乎

食桑者有絲而蛾

樾謹按桑字當從淮南子作葉凡食葉之蟲無不有絲而蛾非獨蠶也此句所包者衆若作食桑者則專以蠶言矣

食穀者智惠而巧

樾謹按既言智惠不必更言巧矣巧當作天聲之誤也食穀者智惠而夭與下句食氣者神明而壽相對

淮南子正作夭當據以訂正

此乾坤之美類禽獸萬物之數也

盧注曰三百六十乾坤之策萬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也

樾謹按美字乃筴字之誤當讀云此乾坤之筴句類禽獸萬物之數也句筴與美形似因而致誤當據盧注訂正類禽獸三字疑亦衍文故盧注無解也

羣經平議卷十八

德清俞樾

禮記一

禮聞取於人不聞取人 曲禮

鄭注曰謂君人者取於人謂高尚其道取人謂制服其身

樾謹按取當讀爲趣趣釋名釋言語曰取趣也是取與趣聲近義通莊子齊物論篇趣舍不同趣舍卽取舍也字亦通作趨史記伯夷傳趨舍有時趨舍亦卽取舍也漢書藝文志苟趨省易師古注曰趨讀曰趣謂

趣向之也然則取於人者爲人所趣向也取人者趣向人也此卽王前士前之意釋文出取於字曰舊七樹反爲趣就師求道也舊讀正得其字但以就師求道爲言則義轉隘矣

食饗不爲槩

注曰槩量也不制待賓客饌具之所有

樾謹按不爲槩與下句不爲尸一律鄭以槩量說之非也不爲槩者不爲主也廣雅釋詁曰概主也概與槩古字通用定四年左傳吳夫槩史記項羽紀正義作夫概是其證也父母在則食饗賓客不敢爲主廣

雅概訓爲主疑本禮家之舊說矣

孝子不服闇

注曰服事也闇冥也不於闇冥之中從事爲卒有非常且嫌失禮也男女夜行以燭

樾謹按鄭訓服爲事雖亦古訓然不事闇之義甚爲迂曲殆非也服當讀爲伏周易繫辭傳釋文曰伏服也是服與伏聲近義通文選陸士衡吳王郎中時從梁陳詩誰謂伏事淺注曰服與伏同古字通檀弓篇扶服救之昭二十一年左傳扶伏而擊之扶伏即扶服也又十二年傳奉壺飲冰以蒲伏焉史記蘇秦傳

嫂委虵蕭服蕭服卽潸伏也或服伏通用之證不服闇者不伏闇也謂不潜伏於闇冥之中也與下句不登危文義一律危言不登闇言不伏正古人用字之密若以本字讀之失之矣

毋勦說

注曰勦猶擥也謂取人之說以為已說

樾謹按此勦字卽說文剿字說文刀部曰剿絕也夏書曰天用剿絕其命今甘誓作勦絕然則勦者古文剿者或體也毋勦說毋雷同皆承上文正爾容聽必恭而言長者行言當敬聽之若不得其言之甚而

遊毋倨

橫發議論以絕斷之是爲勦說或從而附和之是爲雷同二者均所當戒也鄭訓爲擥於義未得又彼此勦字當從刀曹憲博雅音云禮記無勦說鄭注云勦由擥也謂取人之說春秋左傳無夜於鄭而勦民焉用之杜訓爲勞是則勦從刀而勦從力明矣其說甚是錢氏大昕因說文有勦無勦謂曹憲俗儒未達六書之指然說文力部勦勞也施之於此其可通乎凡經典中字說文所無者多矣學者當求其字義之通不當徒取其字形之合也

正義曰遊行也倨慢也身當恭謹不得倨慢也

樾謹按自此以下所戒各事皆是爲其不敬也如立毋跛坐毋箕寢毋伏之類末一字皆與上一字文義相應此云毋倨則凡事皆不可倨慢何獨於遊戒之乎正義所說殆非經旨也今按倨當讀爲踞謂雖遊戲之時不可蹲踞也昭二十五年左傳曰公徒釋甲執冰而踞二十七年傳曰當其伐人而說甲執冰以游同一事而前言踞後言游可知游者多蹲踞也故記人因以爲戒耳倨踞古通用史記酈生陸賈傳曰方倨牀亦是叚倨爲踞也

毋放飯毋流歠

注曰去手餘飯於器中人所穢大歠嫌欲疾

樾謹按放與流同義說文方部敫光景流也從白從放是放有流義故敫字從之也尚書堯典篇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流放對文自古然矣放飯流歠蓋是古語故孟子盡心篇亦有此言若從鄭注則兩句意義不倫矣放飯者放散其所飯也流歠者流離其所歠也人或恣情飲食不知檢制放散流離狼戾淵粢其可厭惡莫甚于此故記人以爲戒耳

爲大夫累之

注曰累倮也謂不巾覆也

繼灝按不巾覆者大夫至庶人所同也何獨上大夫特言累之乎鄭義非矣累之猶解之也累與解本疊韵字荀子富國篇則和調累解累解二字同義猶相謂二字亦同義也楊倞注訓爲累解釋此未得其義儒效篇解果其冠楊氏引說以蟹螺者亦不爲誤累解與蟹螺一也古書雙聲疊韵之字皆兩字一義且其義存乎聲亦無一定訓者皆各隨文解之然後其旨可見此文云爲大夫累之猶云爲大夫累解之蓋長言之曰累解短言之則曰解可也曰累亦可也後

人不違古語斯不得其說矣

言不憜

注曰疊不在私好　正義曰言不憜者憜訛不正之言

樾謹按憜當讀爲嫷說文女部嫷南楚之外謂好曰嫷方言曰嫷美也郭注曰嫷言婑嫷也字亦作媠列子楊朱篇皆擇稚齒婑媠者以盈之據說文媠乃憜之古文憜古字通用也言不憜與行不翔一律皆不求美好之意正義以憜訛不正釋之於義未得

生與來日死與往日

注曰與猶數也生數來日謂成服杖以死明日數也死數往日謂殯斂以死日數也

樾謹按古無謂數爲與者與當讀爲舉周官師氏王舉則從故書舉爲與是舉與古字通舉猶用也國語周語唯能釐舉嘉義韋注曰舉用也呂氏春秋過合篇凡舉人之本分職爲齊國之匹夫也而我舉之高注曰舉用也然則生舉來日者三日成服生者之事也用死之明日爲始是生舉來日也死舉往日者三日而殯死者之事也用死之日爲始是死舉往日也

二名不偏諱

樾謹按偏者對全而言言二字為名全舉之則不可偏舉之則可也夫子之母名徵在此全舉之也言在不稱徵言徵不稱在此偏舉之也若謂孔子不當言徵不當言在如是則若能徵之矣及某在斯某在斯之類皆以母名而避之則不特諱其全并諱其偏矣故記人特明之曰二名不偏諱此於文義甚明自唐石經以下各本皆同而宋毛居正作六經正誤乃曰偏本作徧與遍同作偏誤此臆說不足據唐律奏事犯諱條二名偏犯不坐此律即本于禮經犯其一字謂之偏犯則避其一字謂之偏諱矣偏犯者不坐是

卽不偏諱之謂可證古本禮記作偏不作徧而毛氏引舊杭本棚文作二名不遍諱者未可據以說經矣顧氏千里禮記攷異已辨正毛氏之誤而段氏玉裁經韵樓集反用毛氏說謂徧是而偏非何哉今就二字之義論之徧之言皆也言不徧諱則疑若二名止諱一字其一字可以不諱者偏之言單也言不偏諱則見二名固皆當諱然語言之閒必不可避則或言上一字而不言下一字或言下一字而不言上一字可也此正禮經用字之密使從毛說改偏為徧則幸有檀弓言徵不稱在言在不稱徵之文足以證明其

義不然鮮不謂二名止當諱一字臣子於君父二名者幾不知所當諱之為何字矣一字之誤文義懸絶

毀殺無乃未之深思乎

夫人之諱雖質君之前臣不諱也

注曰質猶對也

樾謹按質有致音襄三十年左傳用兩珪質于河釋文質如字又音致昭十六年傳與蠻子之無質也釋文質之實反或音致並其證也故古字質與至通用史記蘇秦傳趙得講於魏至公子延索隱曰至當為質謂以公子延為質也此質至通用之證雖質君之

前者雖至君之前也鄭訓爲對則但云雖質君足矣何必加之前二字乎

效駕

注曰白已駕　正義曰效白也僕監視駕竟而入白君道駕畢故鄭云白已駕也

樾謹按廣雅釋言曰效考也效駕者考驗其駕也此二字題目下文其下云奮衣由右上取貳綏跪乘執策分轡驅之五步而立皆效駕之事也此節所記自將駕而已駕而效駕次第秩然鄭君不知效駕二字爲記人題目之辭故失其解矣

步路馬必中道

正義曰此謂單牽君馬行時步猶行也

檖謹按襄二十六年左傳曰左師見夫人之步馬者杜注曰步馬習馬然則此記言步路馬者亦是謂習路馬也正籥馬部騯爲故切習馬今作步正義但以牽行釋之未盡其義

大夫不名世臣姪娣

注曰世臣父時老臣

檖謹按上句國君不名卿老世婦世婦非父時老婦則世臣亦非父時老臣矣古字世與大通桓九年左

傳正義曰諸經稱世子及衛世叔申經作世字傳皆
爲大是其證也世臣者大臣也亦猶世子者大子也
蓋家臣中之最貴者非父時老臣之謂至世婦之稱
義亦猶此以其卽次夫人之下故從尊大之名下文
天子有后有夫人有世婦正義曰以其猶貴故加以
世言之亦廣世爵也似非古義
天子同姓謂之伯父
釋文出天子謂之伯父云本或有同姓二字衍文
樾謹按正義本亦無同姓二字今正義云天子同姓
謂之伯父者此同姓二字後人所加也何以知之下

文天子同姓謂之叔父正義曰一本云天子同姓則所據本無同姓二字明矣據下旣別言異姓其爲同姓自見乃古人屬辭之省也唐石經誤衍同姓二字而各本從之非鄭孔所據之舊矣

使者自稱曰某

注曰使謂使人於諸侯也某名也　正義曰使者自稱曰某者某名也若此卿爲使在他國與彼君語則稱名也若與彼臣民言則自稱寡君之老也

樾謹按上文諸侯使人使於諸侯使者自稱曰寡君之老而此又云使者自稱曰某故正義有與彼君語

與彼臣民言之別然儀禮燕禮篇載公與客燕之禮有曰寡君君之私也君無所辱賜于使臣臣敢辭又記載若與四方之賓燕媵爵曰臣受賜矣臣請贊執爵者是使者於主國之君亦稱臣或稱使臣無稱名之禮正義所說非也今按使者自稱曰某與上文本不相蒙乃通言凡爲人使之禮上篇買娶妻者曰某子使某聞子有客使某羞正義曰使某者使自稱名也此即使者自稱曰某之塙證儀禮昏禮記昏辭曰某有先人之禮使某也請納采注曰某也使名也又納吉曰使某也敢告納徵曰使某也請納徵請期曰

使某也請吉日是使者自稱曰某乃禮之通例疏家必合上事爲一斯失之矣且如上文曰子於父母則自名也亦於上事不蒙然則此文何妨自爲一事乎

幣曰量幣

樾謹按注疏均不說量字之義量當讀爲良釋名釋言語曰良量也量力而動不敢越限也是良與量聲近義通故古得叚用山海經海內北經犬封國有文馬名曰吉量注曰量一作良是其證也幣曰良幣與玉曰嘉玉文義一律若讀如本字則不得其解矣

孔子少孤不知其墓 檀弓

注曰孔子之父郰叔梁紇與顏氏之女徵在野合而
生孔子徵在恥焉不告
樾謹按古者墓而不墳孔子合葬其母之後然後封
之崇四尺是叔梁紇之葬本無此四尺之封也但有
兆域而已孔子少孤旣未能躬親窆葬之事母亦年
少未必親見據歷聘記年孔子年二十四歲母顏氏
卒距三歲喪父已二十一年安能實知其體魄之所
在哉孔子曰丘也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識也
蓋亦鑒於父葬時之墓而不墳不易識別故不得不
爲此也後世學者不知古今異制遂以孔子不知父

墓爲一大疑鄭氏乃有徵在野合耻焉不告之說誣之甚矣

殯於五父之衢

注曰欲有所就而問之孔子亦爲隱焉殯於家則知之者無由怪已欲發問端五父衢名 蓋郰曼父之鄰

櫬謹按此孔子欲訪求父墓故先淺殯其母以爲遷葬之地也士禮三月而葬孔子旣不敢過其期而父墓未得又不能合葬故爲此權宜之計先擇地於五父之衢掘肂埋棺以便訪求父墓也鄭氏謂欲發問端此大不然孔子欲訪求父墓自可就故老而詢之

何必迂迴如此哉近世高郵孫遂人濩孫著檀弓論文讀不知其墓殯於五父之衢十字爲句謂殯淺而葬深孔子父墓實淺葬於五父之衢因少孤不得其詳從是母卒欲從周人合葬之禮卜兆于防惟以父墓淺深爲疑如其殯而淺也則可啟而遷之若其葬而深也則疑體魄已安不可輕動其愼也蓋謂夫子再三審愼不敢輕啟父墓也今按孫氏之說巧矣而實於事理未得古者大斂之後掘肂埋棺以木覆棺上而塗之爲火備所謂殯也殯與葬有甚二事不聞以深者爲葬淺者爲殯也顏氏之卒孔子必用殷禮

殯于兩楹之間未得父墓而又不敢久留母殯故就五父之衢掘坎埋棺略如殯制因亦謂之殯所謂禮以義起也若叔梁紇之葬歲月已久豈可復謂之殯哉且如孫氏之說孔子之父墓即在五父之衢然則孔子奉母合葬亦于五父之衢可矣何必卜兆于防哉汪氏愼鄉黨圖考然推孫說恐疑誤後學故附辨之

人之見之者皆以爲葬也其愼也蓋殯也

注曰愼當爲引禮家讀然聲之誤也殯引飾棺以輴葬引飾棺以柳翣孔子是時以殯引不以葬引時人

見者謂不知禮

樾謹按此見聖人舉事不苟雖是暫時淺殯而附於棺者必誠必信與大葬不殊故人之見之者皆以爲葬也以其愼之至也及徐察之止是殯而非葬故又曰蓋殯也鄭破愼爲引旣無依據且如其說則殯與葬之別在棺飾而不在引何不曰其飾也而必曰其引也足知鄭讀之非矣

公曰末之卜也

注曰末之猶微哉言卜國無勇

樾謹按馬驚敗績是御之罪非右之罪公乃舍縣賁

父而責卜國理不可通鄭注非也小爾雅廣詁曰蔑末也是末與蔑義相近末之猶蔑之也論語雍也篇亡之命矣夫漢書宣六王傳引作蔑之命矣夫蓋皆痛惜之之辭是時莊公之意以敗績之罪坐縣賁父其死其生皆不足問而惟右無罪深可痛惜故旣就佐車而曰末之卜也蓋深惜卜國正所以深罪縣賁父也於是縣賁父即以無勇自責赴敵而死死者止縣賁父一人記文甚明而鄭注乃謂二人赴敵而死非其實矣縣賁父雖死於敵而實死于公之一言故公後悔而誄之鄭解末之卜也句不得其旨故於此

事委曲求能明也

狐死正丘首

注曰正丘首正首丘也

樾謹按正之言當也廣雅曰正正當也正丘者當丘也狐之死也首必當丘於文應云狐死首正丘其義方明乃云正丘首者古人屬文之曲也鄭注不云首正丘而云正首丘似於正字之義未得矣

子思之哭嫂也爲位

正義曰皇氏以爲原憲字子思若然鄭無容不注鄭既不注皇氏非也

樾謹按伯魚不聞更有長子子思安得有嫂疑當從皇氏之說且此節乃曾子之言下文申詳言思皆斥其名而於子思獨稱其字者曾子與原憲並事夫子行輩相同故字之也若子思是伯魚之子下文曾子謂子思曰伋吾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七日未聞稱其字也即此以論其爲原憲明矣

爲爾哭也來者拜之知伯高而來者勿拜也

正義曰若與伯高相知而來哭者汝則勿拜也

樾謹按知猶爲也國語周語若是而知晉國之政楚越必朝韋注曰知政謂爲政也呂氏春秋長見篇三

年而知鄭國之政高注曰知猶爲也然則知伯高而來卽是爲伯高而來與上句爲爾哭也來者文義一律上句言爲下句言知文異而義同古書多有此例正義以相知解之失其旨矣

使西河之民疑女於夫子

正義曰使西河之民疑女道德與夫子相似皇氏言疑子夏是夫子之身然子夏魏人居在西河之上姓卜名商西河之民無容不識而言是曾國孔丘不近人情皇氏非也

樾謹按疑乃擬之叚字漢書食貨志遠方之能疑者

何武王嘉師丹傳贊疑於親戚師古注竝曰疑讀曰擬是也疑女於夫子者擬女於夫子也皇氏之說固爲不脩正義所解亦於疑字未得也

孔子之喪公西赤爲志焉

注曰志謂章識

樾謹按哀公問篇子志之心也注曰志讀爲識此注以章識釋志字蓋亦讀爲識也然其下所陳皆飾棺之事用三代之禮尊崇夫子非以爲章識也志當讀爲職職與識竝從戠聲古字通用周官職方氏脩華嶽碑作識方氏是也志通作識故亦通作職楚辭懷

沙篇章畫志嬰史記屈原賈生傳志作職是也爾雅
釋詁職主也公西赤爲職者爲職猶爲主也言孔子
之喪公西赤主其事也下文子張之喪公明儀爲志
爲義與此同
從母之夫舅之妻二夫人相爲服
注曰二夫人猶言此二人也
樾謹按夫字衍文也二人兩字誤合爲夫字學者旁
識二人兩字以正其誤而傳寫者誤合之遂成二夫
人矣鄭君作注時已如此遂因而爲之說然二夫人
之文實不成義故知其非也

滕伯文爲孟虎齊衰其叔父也爲孟皮齊衰其叔父也

正義曰謂滕國之伯名文爲叔父孟虎著齊衰之服其虎是滕伯文叔父也爲孟皮齊衰其叔父也謂滕伯爲兄弟之子孟皮著齊衰之服其滕伯是皮之叔父也言滕伯上爲叔父下爲兄弟之子皆著齊衰是上不降遠下不降卑也

樾謹按記文兩言其叔父也竝無異辭何以見孟虎是滕伯之叔父滕伯是孟皮之叔父哉正義之說殊不可通孟虎孟皮疑是一人虎與皮葢一名一字鄭罕虎字子皮卽其例也縣子本得之傳聞或故老所

說不同或簡策所載互異疑以傳疑故並存之疏家必泥上文上下各以其親謂一是叔父一是兄弟之子殆不然矣

所識其兄弟不同居者皆弔

正義曰此文連上有殯之下皇氏以爲別更起文不連有殯之事所識者謂識其死者之兄弟是小功以下之親既識兄弟雖不同居者皆一一就弔之

樾謹按此當從皇氏之說不連上有殯爲義惟皇氏謂識其死者之兄弟則是讀所識其兄弟五字爲一句文義未安今按所識者與我相識之人也其人既

與我相識往來同恩好則其兄弟之不同居者雖或未必相識然亦當引而近之故問其死則必往弔也

君之適長殤車三乘公之庶長殤車一乘大夫之適長殤車一乘

注曰庶子言公卑遠之

樾謹按如鄭義則君與公一也特於庶長故作尊稱耳其說殊爲無理殆非也公者大國之孤也儀禮所說皆侯國之禮而有諸公鄭注燕禮曰諸公謂大國之孤也孤一人言諸者容牧有三監檀弓上篇國亾大縣邑公卿大夫士皆厭冠哭於大廟三日君不舉

或曰君舉而哭於后土正義引士喪禮鄭注曰公大國之孤四命者也此文先言君後言公別而言之明非一人當從鄭君儀禮說解爲大國之孤君之適長殤車三乘則其庶長殤車當一乘矣公之庶長殤車一乘則其適長殤車當二乘矣記文互以君公互見也

齊穀王姬之喪

注曰穀當爲告聲之誤也王姬周女齊襄公之夫人

樾謹按檀弓一篇所記如公儀仲子之喪司寇惠子之喪將軍文子之喪孟獻子之喪晉獻公之喪滕成

公之喪此類多矣齊穀王姬之喪亦同此鄭破穀
爲告殆非也據下文或曰外祖母也故爲之服此王
姬疑是齊僖公之夫人齊僖公名祿父穀與祿聲近
義通爾雅釋言曰穀祿也周官天府若祭天之司民
司祿鄭注曰祿之言穀也淮南子人閒篇不穀親傷
高注曰不穀不祿也竝其證也齊穀即齊祿父亦猶
晉重耳申衛武蔡甲午鄭捷齊潘宋王臣莒期之比
襄十八年左傳曰齊環怙恃其險昭二年傳曰莒展
之不立皆斥其名而繫以國古人自有此稱是故齊
穀猶云齊潘齊環也齊穀王姬者以夫名妻猶昭元

年左傳所稱武王邑姜也此王姬不見于春秋然春秋之爲書本託事以見義而非紀事之史不得因其不見春秋而遂謂無此王姬也且魯莊公爲齊襄女弟文姜之子其事甚箸若此王姬是齊襄夫人則於魯莊爲舅之妻而非外祖母雖不知之何至有或曰外祖母之說即或有之記人豈不覺其謬妄而肯錄其說哉鄭君不知齊穀王姬之義而反以或說爲非殊非以經治經之意矣

望反諸幽求諸鬼神之道也

樾謹按反字衍文也據正義曰望諸幽者求諸鬼神

之道也言鬼神處在幽闇故望幽以求之然則記文無反字明矣蓋涉上注文反幾其精氣之反因而誤衍當删

有直情而徑行者

樾謹按此有字涉上二句而衍也上云禮有微情者有以故興物者此二者皆禮之所有也若夫直情徑行者戎狄之道也禮道則不然是非禮之所有安得言有乎今云禮有微情者有以故興物者有直情而徑行者似乎三者皆禮之所有與下文不合矣故知此有字爲衍文也

既葬慨焉如不及其反而息

吳氏澄禮記纂言曰既葬謂迎精而反往路之時其謂已葬之親如親已還反至家已尚追逐不及力已疲倦行不能前而暫爲休息言其悵恍不安之甚故曰慨焉或曰其反而息謂親已還反而休息也

樾謹按正義讀慨焉如不及爲句其反而息爲句所解殊未明了吳氏以慨焉如不及其反而息九字連讀洵長於舊說矣但謂暫爲休息則非也不及其反正當急行以求及安得休息乎又引或說爲親已還反而休息亦非也上文始死皇皇焉如有求而弗得

及殯望望焉如有從而弗及皆自爲子者言之此云而息與上文而弗得而弗及一律安得自親言之乎然則吳氏二解於息字之義均未得也今按說文心部息喘也口部喘疾息也凡人行急則喘如不及其反而息者如不及其反而喘也孝子之心若親已還反而追之不及故慨然爲之喘息也息之義本爲喘息引中之則有休息之義猶勞之義本爲勞苦而又爲勞來也相沿旣久學者止知有休息一義故於此經息字莫得其解耳

脩其班制以與四鄰交

注曰班制謂尊卑之差

權謹按尊卑之差自有一定無所用其脩也脩當作循循脩與循字形相似傳寫易誤禮器篇反本脩古正義曰脩定本及諸本作循是其證也循其班制以與四鄰交謂若稱以周班後鄭之類

般爾以人之母嘗巧則豈不得以其母以嘗巧者乎則病者乎

注曰以己字言誰有強使女者與僭於禮有似作機巧非也以與己字本同毋無也於女甯有病苦與止之

樾謹按鄭讀不得以爲不得已非也此以字卽上爾以之以亦卽下毋以之以言爾以人之毋嘗巧豈不得以人之毋嘗巧卽無以嘗巧者乎三以字一氣相生見嘗巧之事甚多不必以人之毋也鄭讀以爲已失之矣至毋字鄭訓爲無釋文音無其非毋字甚明近或作母字解之立說雖巧不可從也

嗟來食

樾謹按來乃語助之辭莊子大宗師篇子桑戶死孟子反子琴張相和而歌曰嗟來桑戶乎嗟來桑戶乎此云嗟來食文法正同下云予唯不食嗟來之食是

嗟來二字連文之明證正義解爲嗟呼來食誤以來食連讀失之

曾子聞之曰微與

注曰微猶無也無與止其狂狷之辭　正義曰微與者微無也與語助言餓者無得如是與

樾謹按餓者已不食而死曾子於事後發論乃復言無得如是以止之殊於語意不合下文雖微晉而已注曰微猶非也此微字亦當訓爲非微與猶言非與曾子聞其事而非之特以不食而死亦人所難故不敢質言而言與以疑之也

執女手之卷然

注曰說人辭也　正義曰言孔子手執斤斧如女人之手卷卷然而柔弱以此歡說仲尼故注云說人辭也

槐謹按以女人之手比人之手謂以此歡說仲尼殊爲不倫釋文云女如字徐音汝當從徐讀爲長執汝手者猶詩遵大路篇所謂摻執子之手也卷然猶云拳拳然廣雅釋訓拳拳愛也王氏念孫疏證曰漢書劉向傳云念忠臣雖在甽畝猶不忘君惓惓之義也賈捐之傳云敢昧死竭卷卷貢禹傳云臣禹不勝拳

拳竝字異而義同此卷然字據釋文亦有作拳者執
女手之卷然謂執汝之手而拳拳然相親愛也故鄭
以爲說人之辭正義所說非經意亦非注意
所舉於晉國管庫之士
注曰管鍵也庫物所藏
樾謹按管鍵所以啟閉之物然不謂之啟庫閉庫而
謂之管庫文不成義矣管當讀爲館館館人也庫庫
人也管與館古通用儀禮士喪禮管人汲注曰管人
有司主館舍者是其證也儀禮釋文曰管如字劉又
音官蓋官爲館舍之本字作館者後出字作管者叚

借字也說詳尒所箸字義載疑曲禮篇在官言官在府言府在庫言庫鄭注曰官謂版圖文書之處然則官即館也曲禮之官庫此文之管庫文異而義同訓管爲鍵失之矣

蠶則績而蟹有匡范則冠而蟬有緌兄則死而子臯爲之衰

注曰蠶兄死者言其衰之不爲兄死如蟹有匡蟬有緌不爲蠶之績范之冠也

樾謹按下云兄則死而子臯爲之衰上當云蠶則績而蟹爲之匡范則冠而蟬爲之緌文義始一律注義

殆非也蠻有匡者蠻爲匡也蟬有緌者蟬爲緌也孟子滕文公篇夫滕壤地褊小將爲君子焉將爲野人焉趙注曰爲有也爲與有一聲之轉故爲可訓有有亦可訓爲國語周語胡有子然其效戎狄也胡有即胡爲也晉語其有吉孰大焉有吉即爲吉也說詳王氏引之經傳釋詞莊子大宗師篇莫然有閒釋文曰本亦作爲閒是有與爲古字通矣此文本云蠶則績而蟹爲匡范則冠而蟬爲緌兄則死而子皋爲之衰上二句用有字者文異而義同古人疊句成文而虛字不同往往有之文王世子篇文王九十七乃終武

王九十三而終即其例也鹽鐵論忠焉能勿誨乎愛之而勿勞乎一句用能字一句用而字史記貨殖傳智不足與權變勇不足以決斷仁不能以取予一句用與字兩句用以字如此之類不可勝舉

三十國以爲卒 王制

注曰屬連卒州猶聚也　正義曰屬是繫屬連是連接卒是卒伍州是聚居故云屬連卒州猶聚也

樾謹按卒當讀爲萃爾易序卦傳曰萃者聚也萃從卒聲故卽以卒爲之耳正義謂取卒伍之意失之

不及以政

注曰役賦不與　正義曰旣是罪人故放不干及以政敎之事謂不以王政賦役驅使

樾謹按鄭蓋讀政爲征凡力役謂之征周禮地官均人均人民牛馬車輦之力政鄭注曰政讀爲征力征人民則治城郭涂巷溝渠牛馬車輦則轉委積之屬是其義也凡賦稅亦謂之征天官小宰聽政役以比居注曰政謂賦也凡其字或作正或作征以多言之宜從征如孟子交征利云是其義也不及以征即是不及以力役賦稅之事故注云役賦不與正義以本字讀之非是

天子賜諸侯樂則以柷將之賜伯子男樂則以鼗將之

樾謹按自來讀者於樂字斷句非也此當於則字斷句天子賜諸侯樂則句以柷將之賜伯子男樂則句以鼗將之樂則者九賜之一也曲禮篇三賜不及車馬正義引含文嘉云九賜一曰車馬二曰衣服三曰樂則四曰朱戶五曰納陛六曰虎賁七曰斧鉞八曰弓矢九曰秬鬯又引公羊說一曰加服二曰朱戶三曰納陛四曰輿馬五曰樂則六曰虎賁七曰斧鉞八曰弓矢九曰秬鬯異人之說故文有參差大略同也此記言賜樂則賜弓矢賜鈇鉞錫圭瓚皆九賜中事

正義誤以則字屬下讀又云非九賜之樂失之矣

用地小大視年之豐秏

注曰小國大國豐凶之年各以歲之收入制其用多少多不過禮少有所殺　正義曰用謂制國之用凡制國用多少必計地小大又視年之豐秏

樾謹按如此則用字爲何地小大爲何句文不成義矣用當讀爲以明堂位篇加以璧散璧角周官司尊彝注引作加用璧散璧角雜記杙以桑儀禮特牲饋食禮引作杙用桑是用與以古通也用地小大卽以地小大此當連上文爲義其文曰冢宰制國用必於歲

之秋五穀皆入然後制國用用地小大言制國用必
以地之小大也視年之豐耗則當連下文爲義其文
曰視年之豐耗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量入以爲出
言必視年之豐耗合三十年而通計之以制國用也
鄭誤合上一句爲一義則當云用視地小大與年之豐
耗文義方洽不當云用地小大視年之豐耗也可知
其非矣

喪祭用不足曰暴

注曰暴猶耗也　正義曰暴是殘暴物被殘暴則虛
耗故云暴猶耗也

樾謹按正義所說望文生訓非塙義也暴當讀爲薄漢書宣帝紀注曰薄亦暴也今俗語亦云薄曬是暴與薄古通用方言曰膊暴也暴之通作薄猶膊之通作暴也用不足曰暴猶用不足曰薄以殘暴解之失其義矣

夫圭田無征

注曰夫猶治也征稅也孟子曰卿以下必有圭田治圭田者不稅所以厚賢也

樾謹按夫之訓治他無所徵殆曲說也此夫字疑當讀爲大夫二字古人書大夫字或止於夫下積二畫

如嶧山碑御史夫二臣德是也故或譌作夫夫莊子田子方篇于是旦而屬之夫夫釋文曰夫夫古讀爲大夫是也又或傳寫奪去二畫而僅存一夫字晏子春秋問篇晏子聘於魯魯昭公問曰夫儼然辱臨是也夫圭田無征卽大夫圭田無征圭田卿大夫士皆有之獨言大夫者舉中以包上下耳

史以獄成告於正

注曰史司寇吏也正於周鄉師之屬今漢有正平承秦所置　正義曰按周禮鄉師屬地官不掌獄訟而云鄉師者鄉謂鄉士也師謂士師也云之屬者謂遂

士縣士方士之等云今漢有正平承秦所置者按漢書百官公卿表廷尉秦官掌刑辟有正左右監宣帝地節三年初置左右平鄭見古有正連言平耳此王制多是殷法秦則放殷置之

樾謹按鄉士士師并言之曰鄉師甚爲不辭疑鄭注本作鄉士之屬傳寫誤耳正義承誤本而曲爲之說非也至鄭以漢制說正字亦爲失之爾雅釋詁正長也古謂官長曰正周禮天官序官注曰酒正酒官之長是也史郎府史胥徒之史秋官序官鄉士遂士縣士方士之下各有史如千人史掌文書故成獄辭則

史各以告之其正縣之史卽以縣士爲正遂之史卽以遂士爲正鄉之史卽以鄉士爲正鄭君誤釋正字未得古義而孔穎達遂據此文定王制之作爲在秦漢之際恐未必然也尚書立政篇曰其勿誤于庶獄庶愼惟正是乂之彂沈集傳曰正猶康誥所謂正人與官正酒正之正指當職者爲言此說轉得之矣

執左道以亂政

注曰左道若巫蠱及俗禁

樾謹按如注義則當與下文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衆者同科乃與析言破律亂名改作者相次殊爲

不類矣蓋左道非必巫蠱之流凡不便於民者皆是
人有左右右便而左不便故凡不便者曰左昭四年
左傳不亦左乎杜注曰左不便是也古之君子禮從
宜使從俗是故修其敎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
若乃生今之世反古之道又或作聰明以亂舊章皆
謂之左道可矣

六十宿肉

正義曰六十宿肉者轉老故恒宿肉在帳下不使求
而不得也

樾謹按如正義所說則與九十飲食不離寢無異矣

疑非經旨宿者進也儀禮少牢饋食禮鄭注曰宿讀爲肅肅進也古文宿皆作羞然則宿肉猶羞肉爾雅釋詁羞進也五十之年但異其粻而未有肉至六十則每食必進肉矣故曰宿肉

八十月告存

正義曰告謂問也君每月使人致膳告問存否

樾謹按存者問也說文子部存恤問也國策秦策無一介之使以存之高誘注曰存勞問也漢書嚴助傳使重臣臨存師古注曰存謂省問之並古人謂問爲存之證八十月告存者每月使人以存問之辭致告

也正義不知存之訓問而反訓告爲問古訓無徵不
可從也且人君于之禮老臣而每月以存否爲問亦非
所以安老臣之心周禮大行人歲徧存三歲徧頫五
歲徧省所謂存者豈亦問其存否乎足知其非矣

瘖聾跛躃斷者侏儒百工各以其器食之

正義曰百工謂有雜技藝

檝謹按國有六職百工與居一焉乃與瘖聾跛躃之
類一律視之殊爲不合百工字疑當屬下讀百工卽
百官也尚書堯典篇允釐百工史記五帝紀作信[illegible]
百官是也瘖聾跛躃斷者侏儒皆有疾病所宜矜恤

故使百官名隨其器以食之晉語文公問於胥臣曰柰夫八疾何對曰官師之所材也戚施直鎛蘧蒢蒙璆侏儒扶盧矇瞍修聲聾聵司火童昏嚚瘖僬僥官師之所不材也以實裔土此言百工以其器食之即彼言官師之所材可知其義矣

羣經平議卷十九